

香港人 sometimes 真的很奇怪，就像音樂家龔志成說的，「香港人大部分人很少看海，雖然海就在旁邊；香港人也很少走到海邊看日落，雖然也就是幾步路；香港人一年只看一次月光，那就是中秋節。」我們到底錯過了甚麼？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即將在12月舉行的戶外免費藝術活動「自由野」，要把繁忙的香港人「拉」到西九海濱長廊，在一連兩天的時間裡，伴着海風落日，在閑逛中享受藝術，「自由叫、自由唱、自由跳、自由玩，盡情自得其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閑逛「自由野」 飽覽音樂小宇宙



自由野

時間：12月15日及16日

下午1時至晚上10時30分

地點：西九海濱長廊

公眾只需在 www.freespace.hk 登記，便可免費獲得《自由野》的電子入場券。

■ (下圖) 音樂演出：ReOrientate

「自由野」的主題就是「自由」，把藝術真正融入生活。活動主辦方邀來音樂家龔志成、藝術策劃人 Virginia Hyam、舞蹈家楊春江，以及MaD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重點項目) 策劃不同藝術板塊，共同實驗戶外空間的無限可能。屆時，你可以聽音樂、看舞蹈、參與互動活動、欣賞外國一流藝術家的絕技，也可以只是單純閑逛、休息，甚至望天打卦。在如此繁忙的香港，可不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五花八門的音樂小宇宙

兩天的時間內，超過20支不同風格的樂隊將在戶外搭建的兩個舞台上輪流表演，不間斷地為觀眾帶來五花八門的音樂享受。觀眾不需要「長途跋涉」來回走動，也不需要按照時間表規劃行程，只需放慢腳步、隨心停留，轉個身就有可能聽見自己的心頭好。龔志成說，這次的音樂節目，其多元性是香港歷來少有。「很多時候，我們的音樂節都是以一種音樂風格為主，比如爵士樂節，獨立搖滾樂節等。這次則真的是包羅萬有，可以在香港找到的音樂風格我都找出來了，還是很高質素的。」參加的音樂人，有的頗有名氣，有的則甚有天分但仍有待觀眾熟悉；涵蓋的音樂種類，有搖滾、爵士、雷鬼 (reggae)、古典、後搖滾、原音樂及非洲流行樂等，用龔志成的話說，已經像是一個音樂的小宇宙。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香港聚集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尖沙咀的重慶大廈附近有印巴裔與南亞裔人，八鄉、錦田可能有很多尼泊爾人，愉景灣近年來則多了許多法國人，而原來香港，也有一大班非洲人在這裡生活。他們離家萬里，到這個地方找生活，也同時帶來了家鄉獨特的文化，只是忙忙碌碌的我們對許多獨特的精彩視而不見。龔志成說，香港的豐富

就在於此，而這多元的文化也造就了香港種類繁多的音樂。「這次的藝術節，樂隊的選擇也盡量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說，「比如有一隊樂隊是非洲多哥人，玩非洲的流行音樂。還有一隊ReOrientate，他們做一種佛蘭明哥音樂，認為佛蘭明哥音樂是從絲路開始出現的，然後才傳到其他地方。他們的樂隊中有彈木吉他的法國人、拉二胡的香港人、彈古箏的香港人，還有幾個打非洲鼓的人，和一個跳佛蘭明哥舞的女孩子，多有趣！又比如音樂人伍卓賢的音樂組合SIU 2，六個音樂家一半玩西洋樂器，一半玩中國樂器，有點爵士又有點中國，這種混合也是香港特有的，北京和上海都不容易有。另外還有雷鬼音樂，這是牙買加在六七十年代開始流行的一種音樂，很特別。近年來香港竟然有個用廣東話唱雷鬼的組合，我想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我只是舉幾個例子，但你看，每個人都是獨當一面，有特別的風格。」

吹海風 看日落 聽音樂

從2009年開始，龔志成和香港藝術中心合作「開放音樂」系列，每個周五的藝術中心門外空地，就像是一次親密的小聚會。略略昏黃的燈光下，幾個組合輪流上場，從古典到現代，從中國傳統音樂到搖擺、爵士、搖滾，為觀眾帶來風格迥異的樂曲與演唱。兩個多小時的過程中，你可以拋開所有參加室內音樂會所需要的manner與規範，挑一個自己喜歡的角落，舒展身體，或隨着音樂又唱又跳，度過一個愜意的夜晚。



■ 音樂演出：Victoria Jazz Band



■ 音樂演出：SIU 2



■ 音樂演出：大點鼓 (O·Daiko)

「自由野」中的音樂會，比起「開放音樂」規模更大，音樂種類也更多，但其精神卻是一脈相承——戶外、免費、高質素、多元化。「我一直想挑戰觀眾的那對耳，因為香港，很奇怪地被商業流行音樂所壟斷，普羅大眾很多時候在選擇音樂方面有很大局限，他們的口味是很窄的。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有着客觀上面的困境。」這次的音樂會，歡迎觀眾隨時入場，自由叫、自由跳，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片段。

戶外演出則是音樂節的另一大吸引之處，要知道，在香港，大型的戶外免費音樂節目其實並不多見。「我喜歡做戶外。」龔志成說，「戶外音樂會有室內音樂會難以達到的效果。鋪排節目的先後次序時，要想像天氣的狀況、光暗的轉變——某些音樂適合夜晚，某些音樂則適合一些興奮的時刻。」最為挑戰的，就是如何計算這結構，如何把環境、音樂和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基本上，我希望把氣氛慢慢推上，然後又慢慢帶下來。我希望人們離開的時候帶着舒服平靜的心情，因為如果結尾很興奮，結束後難免會有些失落。所以這次每天最後的半個小時，都是同一個音樂家——羅乃新——帶來一些比較安靜的古典音樂或現代音樂。」

龔志成以往的個人作品，都以實驗性為主，這次作

為策劃人，他卻更注重對環境的敏銳把握，十分仔細地考量觀眾的可能反應和接受度。「某些場合適合做某些東西。」在Live House中rock爆全場固然很帶勁，但在月光融融的海邊對着帶小孩來逛藝術節的一家大小演奏重金屬，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我的觀眾目標其實是普羅大眾，而不是某種文化背景某種階層的人，所以我有些底線，在選擇音樂人的時候，一定是比較容易理解和容易感受的定西，不能是很艱澀的音樂；另外，藝術性和娛樂性是並重的。但是也要考慮到觀眾來自不同背景，口味一定不同，所以不想專斷地告訴觀眾哪個是最最好的，而希望觀眾自己從中去找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自由野」用網上登記的方式來派發免費的電子入場券，短短一個鐘頭內，登記人數已經破萬，可見民眾對於此類藝術活動的渴求。未來的西九文化區，也許有機會持續呈現形式創新、內容多元的藝術活動。龔志成說，他希望西九成為一個真正開放的空間，節目的策劃不再壟斷在內部管理人員的手中，而是可以多些邀請客席的策劃人，開放可能性的空間。「西九是一個那麼昂貴的政府計劃，我希望它可以盡量不是那麼官僚、那麼官方，盡量多和一些民間的藝術家溝通。」抱持這樣的希望與努力方向，未來的西九也許隨時都能是「自由野」。

上海國際藝術節落幕 青年藝術家受關注

在著名指揮家捷傑耶夫、俄羅斯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和青年鋼琴家郎朗聯手獻上的美妙音樂中，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於上週圓滿落幕。來自56個國家地區、中國18個省市區以及港澳台地區的130多個演出團體參加了為期33天的文化盛事。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全球最年輕最具活力的藝術節之一，上海國際藝術節意識到必須給藝術節注入年輕活力，聚焦年輕藝術家、青年學生和年輕觀眾。因此，本屆藝術節首次創設了「扶持青年藝術家計劃」，從全國各地遴選了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的9位青年藝術人才，委約他們圍繞「上海·夢」這個主題進行創作。

這些青年藝術家不負眾望，將一台台融創性與探索性的舞台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充滿中國傳統戲曲身段和音色結合多媒體科技的音樂《意境》，運用馬頭琴抒情、呼麥和弦的音樂《死亡與少女》，沉澱着《詩經》文學意象的舞蹈《關雎》，充滿對城市生活感性思考的舞蹈《底片》、話劇《海上花2.0》，借鑒傳統曲藝形式創新演繹的小提琴《三句半》和舞蹈形式感強烈的《半醒》等7個作品，形式新穎獨特，呈現出完全不同於西方當代藝術的本土氣質，給現場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

上海國際藝術節組委會透露，薩爾茨堡藝術節、愛爾蘭都柏林戲劇節、芬蘭赫爾辛基藝術節、維也納藝術節、捷克「布拉格之春」藝術節、英國南岸藝術中心、蘇格蘭國家劇院等40多家國際一流藝術機構、知名經紀公司負責人在觀看演出後，對青年藝術家們的不俗構思、想像力和創意連連讚嘆。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些年輕人的作品完全可以成長為一個更為完整的「大作品」。據透露，目前，都柏林戲劇節、台北藝術節計劃邀請《海上花2.0》參演，黎巴嫩貝特丁藝術節邀請《關雎》參演，澳大利亞奧亞藝術節向《死亡與少女》發出了演出邀約，初步統計通過此計劃已達成合作意向25項。「扶持青年藝術家計劃」讓年輕藝術家在藝術節舞台上成就夢想的時候，顯現出上海不僅是一個經典一流節目的展演碼頭，更是一個原創生發的薈萃之地。



■ 俄羅斯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和青年鋼琴家郎朗聯手獻演。(本報記者 章蘿蘭攝)

聆賞兩位女傑

文：蕭威廉

一位是新生代的中國鋼琴家——目前正在古典樂壇中以風釀火勢竄紅於大西洋兩岸的王羽佳；一位是日耳曼民族三十年來貢獻給世界樂壇的最佳寶貝——風華正茂的小提琴家安蘇菲·慕達。如果你想問這兩位中誰更勝一籌，那在我的這篇評論中是不會得到答案的，因為「藍莓汁」和「甘菊汁」同樣地有益於人類。

三年前聽過王羽佳首次訪港的演出，那是在大會堂音樂廳的獨奏會。至今難忘的是一組史卡拉第奏鳴曲，她的演奏，從音色的皎潔晶瑩，到句型的均勻流暢，再到風格的雋永飽滿，在在令人激賞，以至於我稱讚她的史卡拉第演繹與霍洛維茲的史卡拉第專輯錄音等量齊觀。如果拿她和當代最突出的鋼琴天才祈辛 (Kissin) 稍作比較，她的觸鍵和音色甚至比祈辛更亮更亮一些——這並不說明她在音樂表現更勝一些，只是硬技巧所着重的方向上所呈現的個人風貌而已。

睽違達三年，本月上旬她與三藩市交響樂團一同駕臨文化中心，在第一晚的音樂會上演奏浦羅菲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

該場音樂會由樂團音樂總監M.T. Thomas指揮，他選擇的第一首曲目是美國作曲家亞當斯的《快速機器的短乘》，品位低劣，整首曲子就是一種不斷重複的無表情無旋律性的機械式連奏，用作家自己的解釋是：「你知道有人邀請你坐上一輛跑車兜風，事後你希望從沒坐過的感覺嗎？」真是可笑無聊之極，我想說，從二戰結束以來，趾高氣揚的美國佬除了不斷地給世界帶來各種各樣的殺戮以外，它的文化輸出其實就跟此曲一樣：「and then you wish you hadn't!」

身着紅色低胸晚裝的王羽佳登場了，她走路姿態依然有種步履颯爽的不規範感，讓我有種奇特的聯想：莫非強調手上功夫的會從姿姿突兀中得到此長彼消的反映？不管怎麼說，這點非同於常人的一點點個人特徵，我倒希望她保留下去，否則她甚麼都變得規範化了，鋼琴家的個人特色便會消失。

她沉着地起奏了，右手在小行板中已迸發光彩，展開一種令我滿心舒暢的瑰麗意境。這首協奏曲，我從來都談不上喜歡，全世界聽過的樂迷喜之者寥寥無幾，因為它根本就不動聽。但王羽佳的演繹令人驚奇，她不從樂句的表達上，甚至不從力度的突破上着手，而是從這接連不斷的各種音型之外，不為所囿地以超然的整體觀將四個樂章的音符解構重組，形成一個黑豹般的重量級拳手在鋼琴上翻跳踴躍的幽默舞步，並在此基調上產生明晰澄澈和嚮往遙遠無垠的遐思，以及偶爾詩意琳瑯的心迹，這種手法讓她一直凌駕於龐大的三藩市交響樂團之上，而且，她的強悍與厚重的鋼琴聲音，幾乎比我聽過的任何鋼琴家都要強大，這種精彩異常的雄性筆觸的展現，在全曲結束後博得滿堂暴雨般的掌聲。

她encore了一首蕭邦的迴旋曲，每一顆音都清晰柔美，霎時成為靜如處子的化身。在極弱音時，令我屏息凝神而又內心激動，這只有真正的藝術天才方可做到。她對蕭邦的心領神會，這種成熟深刻的韻味，令人一聽聆聽一聽唏噓時光的不可停留。

一個星期後，是安蘇菲·慕達與香港管弦樂團的音樂會。該晚的指揮是弗朗西斯 (曾多次與慕達聯袂演出)，他選奏的第一首曲目是楊納傑克的《塔拉斯·布爾巴》，手法自然生成，有着很放鬆而純樸的氣息透過音樂傳來。雖然有着挺道地的捷克民間色彩，但最後結束的高潮仍然沒有豁然明亮的大格局展示。慕達上半場出場演奏了德國當代作曲家庫爾埃 (S.Currier) 的《時光機》，馳騁樂壇35年來，她已從一個高顏值的圓臉少女變成目光銳利鼻尖尖下巴也尖的日耳曼美婦人。

在琴藝上她如日方中，七個段落的作品她一氣呵成，快速激昂的開篇，她不停轉變的把位、弓面雕琢出飛逝的時光；不甜美但展現大氣磅礴的琴聲則描繪了非人性化的世與時代；至結尾，奏出了傷感的向人世依依的不捨之情。

聽完此視野遼闊之作，我甚覺受用，只是不明白怎麼讓孟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隨後而奏，這是逆線而行了。